



# 时间之谜

世界儿童文库

# 时间之谜

〔西德〕米夏埃尔·恩德 著

李士勋 王蕾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 目 录

## 第一部 毛毛和她的朋友们

- 第一章 一座大城市和一个小姑娘…… ( 1 )
- 第二章 一种不平常的优点和一次  
很一般的争吵…………… ( 9 )
- 第三章 一场假的风暴和一场  
真的雷雨…………… ( 18 )
- 第四章 一个沉默的老人和一个善  
辩的孩子…………… ( 29 )
- 第五章 为许多人讲的故事和为一  
个人讲的故事…………… ( 37 )

## 第二部 灰先生们

- 第六章 计算虽然错了,打算却没  
落空…………… ( 50 )
- 第七章 毛毛寻找她的朋友,一个  
敌人来拜访她…………… ( 66 )

|       |                          |         |
|-------|--------------------------|---------|
| 第八章   | 一串梦想和几种疑虑·····           | ( 94 )  |
| 第九章   | 一次好会没开成,一次坏<br>会开成了····· | ( 106 ) |
| 第十章   | 一次疯狂的追捕和一<br>次从容的逃遁····· | ( 116 ) |
| 第十一章  | 如果坏人能把坏事<br>变成好事·····    | ( 131 ) |
| 第十二章  | 毛毛向时间发源地<br>走去·····      | ( 140 ) |
| 第十三章  | 那里方一日, 这里<br>已一年·····    | ( 164 ) |
| 第十四章  | 吃得太多, 回答得<br>太少·····     | ( 185 ) |
| 第十五章  | 得而复失·····                | ( 193 ) |
| 第十六章  | 富裕中的贫困·····              | ( 203 ) |
| 第十七章  | 非常的恐怖和更大<br>的勇气·····     | ( 213 ) |
| 第十八章  | 瞻前不顾后·····               | ( 223 ) |
| 第十九章  | 被围困的人必须自己<br>下决心·····    | ( 230 ) |
| 第二十章  | 追踪追踪者·····               | ( 243 ) |
| 第二十一章 | 终结就是新的开始·····            | ( 251 ) |

你的光在黑暗中闪耀。  
你来自何方，我不知道。  
你那么近，又那么远。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随便你叫什么好了：  
闪吧，闪吧，小星星！

（根据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

## 第 一 章

### 一座大城市和一个小姑娘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还讲着另外一种语言时，温暖的大地上就已经有了许多很大、很繁华的城市。那里，国王与皇帝的宫殿高高耸立，有宽阔的大街，狭窄的小巷，弯弯曲曲的胡同，有用金子和大理石雕象装饰的庙宇，有五彩缤纷的市场，在那里可以买到来自各个国家的商品。那里还有不少美丽的广场，人们常常在广场上聚会，谈新闻、话家常，或者听别人说说笑笑。尤其是那里还有许多大剧场。

那些大剧场都很相似，就象今天的马戏场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它们完全是用石头建造的。观众的座位一排排地逐级升高，就象一个巨大的漏斗似的。从上面往下看，有的剧场中间是圆形的，更多的是椭圆形的，还有一些形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人们称之为圆形露天剧场。

有的剧场很大，象个足球场，有的很小，只能容纳几百人，有的十分华丽，饰有柱子和人物雕像，有的非常简朴，没有任何装饰。这些剧场都没有屋顶，全是露天的。因此，在华丽的剧场里，座位上铺着织金的地毯，使观众在烈日暴晒或突然下起大雨时能有备无患。在简易的剧场里备有灯芯草和稻草编织的席垫。一句话：人们把这些剧场建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他们都想有一个剧场，因为他们都是热情的观众和听众。

如果他们听到、看到舞台上表演的事件扣人心弦，或者滑稽可笑，他们就会觉得，好象只有那种生活才显得更神秘、更真实似的，于是他们就把那种生活当成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他们喜欢听一听，了解一下另外一种现实是什么样子。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几千年过去了。当年的城市已完全毁灭了，寺庙和宫殿也都坍塌了。风吹雨淋，寒来暑往，石头都被磨光、腐蚀得凹凸不平，那些大圆形露天剧场也只剩下片片废墟。在那些断壁残垣上，现在只有知了在唱着单调的歌，听起来，好象大地在睡梦中喘息似的。

但是，那些古老的大城市当中有一些至今仍然存在。当然那些城里的生活也完全不同了。人们乘坐小汽车、电车，

有电灯、电话。但是新的建筑物之间，偶然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年遗迹，几根石柱，一个大门，半段矮墙，也许还会看到一个那样的圆形露天剧场。

毛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座大城市里。

出了这座城市，往南走到郊外，人们可以渐渐看到一块块农田，一座座茅屋房舍，离城越远，茅屋就显得越穷。在一座小小的伞松树林里就藏着一个圆形露天剧场的废墟。它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华丽的剧场，那时候，它就是专为比较穷苦的人们建造的。在我们今天，也就是说在毛毛的故事开始的时候，那座废墟几乎完全被人们忘却了。只有几位考古学教授知道它，不过他们对这座废墟也不再感兴趣了，因为那儿已再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名胜，根本不能与那座大城市里的其他古迹相比。因此，只是偶尔有几个迷路的旅行者走到那个地方，爬上一排排野草丛生的座位，瞎嚷嚷一顿，照几张纪念照片，就走了。接着寂静就会重新回到那石头的圆形建筑物中，那些知了就开始唱起另一段没有终了的歌，而这一段和前一段似乎没有任何区别。

本来，只有住在附近的人们才知道这一座少有的圆形建筑物。他们在那里放羊，孩子们在那圆形广场中间踢球，晚上有时候还可以遇见一对对情侣。

可是，有一天，人们忽然议论纷纷，说最近有人住在废墟里。那是一个孩子，可能还是一个小姑娘。这件事颇吸引人，不过，大家还不能说得十分准确，只传说那个小孩叫毛

毛，或者和这个读音差不多的什么名字。

事实上，毛毛的外表看起来的确有点怪，对于那些非常爱整洁的人来说，甚至有点叫人望而生畏。她个子很小，又十分瘦弱，因此，即使有良好的愿望的人也不能辨认出她究竟才八岁还是已经十二岁了。她长着一头乱蓬蓬的，沥青般的黑色卷发，乍一看，好象她从来没用梳子梳过，从来没有用剪子剪过似的；她的两只眼睛很大，非常美丽，也是同样乌黑乌黑的；脚的颜色也是黑的；因为她几乎总是赤着脚，只有在冬天她才偶尔穿上鞋子，那是两只不同的鞋，根本不是一双，而且对她来说都太大。此外，除了她在某处捡来的或者人家送给她的东西以外，毛毛实在一无所有了。她的裙子是用五颜六色的布块缝起来的，一直长到脚踝。外面套着一件肥大的男人夹克，袖口在手腕上挽上好几圈。毛毛不想把袖子截去一段，因为她已经想的了自己会长大。是呀，谁知道她长大以后会不会再找到一件这么漂亮、有那么多兜的很适用的夹克呢。

在长满野草的剧场舞台旁边，有两间快要倒塌的小屋，墙上有个小洞，小孩可以钻进去。毛毛就在这儿安了家。一天中午，来了几个住在附近的男人和妇女，他们想问问她的情况。毛毛站在他们面前，胆怯地看着他们，因为她唯恐这些人把她赶走。但是她很快发现这些人都很友好，他们也很穷，而且懂得怎样生活。

“喂，”一个男人问，“你喜欢这儿吗？”

“是的。”毛毛回答说。

“那你愿意呆在这儿吗？”

“是的，愿意。”

“那你想不到别的地方去吗？”

“不想。”

“我看你一定不想再回家了，对吗？”

“这就是我的家。”毛毛很快而且肯定地说。

“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孩子？”

毛毛用手随便指了指，意思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爸爸妈妈是谁？”那男人想继续问个究竟。

这孩子无可奈何地望着他和其他人，微微地耸了耸肩膀。那些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叹息起来。

“你不用害怕”，那个男人继续说，“我们不会赶你走的。我们愿意帮助你。”

毛毛默默地点点头，但并不十分相信。

“你说你叫毛毛是吗？”

“是的。”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究竟是谁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我！”毛毛说。

“你给你自己起名字？”

“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生的？”

毛毛考虑了半天，终于说：“从我记事时起，我就已经在这里了。”

“你有没有姑姑，叔叔，奶奶，到底在你认识的地方没有一个家？”

毛毛只是望着那个男人，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喃喃地说：  
“我的家就在这儿。”

“哎呀，”那男人说，“可你到底是一个孩子呀，——你究竟几岁了？”

“一百岁。”毛毛犹豫不决地说。

大家都笑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玩笑。

“啊，说真的，你几岁了？”

“一百零二岁。”毛毛说，同时显得有一点不安了。

过了一会儿，大家看出来，这孩子只知道几个数字，这是她听来的，她自己不理解那些数字的含义，因为没有人教过她数数。

“你听着，”那男人和大家商量了一番之后说，“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我们告诉警察，说你在这儿行吗？这样一来，你将到一个收容所去，那儿你会得到吃的，得到一张床，在那儿可以学习算术，读书、写字，还能学到很多东西。你认为这样好吗，嗯？”

毛毛害怕地望着他。

“不，”她咕哝着说，“我不愿到那儿去。我已经去过一回。别的孩子也在那儿。那儿窗户上有铁栏杆。每天都要挨打——但他们完全不该挨打。夜里我从那儿翻过墙头逃跑了。我不愿意再到那儿去。”

“这我理解。”一个老人说着点了点头。其他人也表示理解并点点头。

“那么好吧”，一个女人说，“你还小，得有人照顾你。”

“我，”毛毛回答说，她感到轻松了些。

“你能照顾自己吗？”那女人说。

毛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我不需要很多东西。”

大家又交换了一下眼色，叹了口气，并点了点头。

“你知道吗，毛毛，”一开始讲话的那个人又抢着说，“我们认为，你也许可以在我们当中谁的家里住。虽然我们房子都不宽裕，大多数家庭都有一大堆需要养活的孩子，但是我们认为，多你一张嘴，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觉得怎么样，嗯？”

“谢谢，”毛毛说，她第一次微笑了，“多谢！你们不能让我在这儿住下去吗？”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他们认为，孩子住在这里完全和住在他们当中任何人家一样好，所以大家愿意一起来关怀毛毛，对他们大家来说，挤在一起比一个人住着反正也好不了多少。

说干就干，他们首先把毛毛现在住的这两间东倒西歪的小石屋收拾干净，尽可能地修整好。他们中有一个瓦工，他甚至给毛毛垒了一个炉灶。一截上锈的烟筒也竖了起来。一个老木工用旧箱子板给她钉了一张小桌子和两把小椅子。最后妇女们给她弄来一个用旧的，装饰着花纹的铁床，一块只破了一点点的床垫和两床被子。于是，这个废墟舞台下面的石洞洞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舒适的小房间。末了，那位具有艺术家才能的瓦工在墙上画了一幅美丽的花卉图画。甚至还画上了镜框和钉子，就象真有一幅画挂在墙上似的。

后来，那些家庭的孩子们也来了，他们给毛毛带来了他

们剩下的饭食。一个孩子送来一块干酪，一个送来一块白面包，三个孩子送来一点水果……。由于来了很多孩子，所以这天晚上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在那个圆形露天剧场里，为毛毛搬入新居举行了一次真正的小型庆祝会。那是一个多么快活的节日啊，完全象富人们庆贺节日一样。就这样，毛毛开始了和周围人家的孩子们之间的友谊。

## 第 二 章

### 一种不平常的优点和

### 一次很一般的争吵

从此，毛毛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不管怎么说，她现在不再饿肚子了。人们给她的东西有时多些，有时少些，这就看他们当时是否富余。现在，毛毛有了一间屋，还有一张床，天冷了，可以生炉子烤烤火，最重要的是：她有了许多好朋友。

也许人们会想，毛毛太走运了，一下子就遇到这么多好心人。是的，毛毛自己也觉得很幸运。那些善良的人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他们也需要毛毛。他们甚至感到奇怪，以前没有她自己是怎么过来的。这个小姑娘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越久，他们越感到少不了她。他们真担心毛毛有一天会远走高飞。

这样一来，毛毛的客人就多起来了。总是有人到她这里来和她一起聊天。谁要是想来看她，又不能来，就派人来叫她去。谁要是觉得自己没事可干，也会对别人说：“去找毛毛！”

这句话，慢慢地成了这一群比较亲近的人们中间一句真

正的口头禅，就象人们常说的：“一切如意！”“吃过饭了吗？”或者“天晓得？”一样。真的，人们在各种情况下都会脱口而出地说：“去找毛毛！”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毛毛绝顶聪明，能够给每一个人出个好主意吗？是因为人们在需要安慰的时候，她总能找到恰当的话语吗？还是因为她能作出别人想不到的正确的决定呢？

不是，毛毛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那么，也许毛毛有某种特殊的本事，能使人们感到高兴？例如：她唱歌唱得好听，她会弹奏某种乐器，或者因为她在某一杂技团里呆过，会跳舞，会演杂技，是吗？

不，也不是。

也许她会变魔术？或者她会念神密的咒语，能用这种咒语驱除人们的一切忧愁和贫困？或者她会看手相，能预言未来？

全不是。

小毛毛能做到而别人做不到的只有一点，就是：倾听别人讲话。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现在，也许有人就要说了，嗨，听别人讲话那谁不会！

如果你要这样说，那就错了。真的，只有很少人会倾听别人讲话，而且象毛毛这样懂得怎样听别人讲话的人，简直从来还没有过。

毛毛那么会听，她能使很笨拙的人突然产生机智的思想。这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或问了什么，给那些人一些启发，不，她只是坐在那儿听，非常专心，充满同情。这时，她用又大又深的眼睛看着那些人，使被看的人仿佛觉得，心中忽然涌

现出许多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隐藏在心底的思想。

她这样会听，能使没有办法的人和犹疑不定的人突然明确自己的目的，还能使害羞的人突然感到自由和勇气十足，能使不幸的人和性情压抑的人变得自信和快乐。要是有人以为自己的生活出了岔子，感到活着没有意义，平凡得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却象一只随时替换的破罐子——那么他就到小毛毛那里，向她讲述这一切，于是他会感到他一边讲，一边不知不觉地就认识到自己完全错了，仍然会象从前一样，感到自己是大家中的一员，不可缺少，又会重新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显示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

毛毛就是这样倾听别人讲话的！

有一天，两个男人到圆形露天剧场来找毛毛。他们最近吵了架，虽然他们是邻居，但从此谁也不愿理谁了。别人劝他们去找毛毛谈谈，因为邻居变成了仇人，以后怎么过日子呢。这两个男人起初听不了别人的劝告，但后来终于勉强让步了。

现在，他们两个坐在圆形露天剧场里的石阶上，一人坐一边，默默无言，心怀敌意，都阴沉着脸，望着前方。

他们当中一个是泥瓦匠，他曾经为毛毛砌了一个炉子，还用花制作了一幅画。他叫尼可拉，是一个强壮的汉子，脸上留着向上翘的黑胡子。另一个叫尼诺，他身体瘦弱，看起来总象很疲倦的样子。尼诺是城根一个小酒店的老板，平常只有几个老人来店里闲坐，整个晚上只看着一杯酒，聊着他们的过去。尼诺和他的胖老婆都是毛毛的朋友，他们常常送

给毛毛一些好吃的东西。

毛毛发现他们两个都气冲冲的，不知道应该先到谁面前去。为了不使他们生气，她最后坐在石头舞台的边缘，离他们俩的距离都一样远。她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她只是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有些事情需要时间——而时间正是毛毛唯一富有的东西。

这两个男人那样默坐了半天，突然尼可拉站起来说：“我走了。我已经表示了自己的善意，我也来过了。可是你瞧瞧他，毛毛，他一声不吭，我再等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他说完，转身就要走。

“好，走吧，你走好了！”尼诺向他背后嚷道：“你本来就不必到这里来。我也不想和一个罪犯和解！”

尼可拉回转身，脸气得象火鸡一样红。

“你说谁是罪犯？”他用威胁的口吻问，并走了回来。

“你再说一遍！”

“只要你愿意，说多少遍都行！”尼诺大声说，“你大概以为你身强力壮，就没有人敢对你讲真话？但是，我，我要把真话告诉你和一切愿意听的人！好，来呀，来呀，把我掐死吧，就象你早就想干的那样！”

“我会干出那种事！”尼可拉大声吼叫起来，同时握紧了拳头。“你瞧瞧，毛毛，他多么会撒谎，诬赖人！我只是抓住了他的衣领把他摔进他那小酒店后边的一个小水坑里。那坑里的水连一只耗子都淹不死。”他又转身对着尼诺说：

“可惜你还活着，正象人们看见的一样！”

这种粗野的谩骂一来一往，持续了半天，毛毛还是弄不

请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吵得这样激烈。但是她慢慢地才听出来，尼可拉之所以做出那样的事来，是因为尼诺当着好几个客人的面打了他一个耳光。而事情的起因又是尼可拉要打碎尼诺的所有碗碟。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尼可拉恨恨不平地辩护说，“我只把一只壶摔到墙上，那壶原来就有一条裂缝。”

“可那也是我的壶，你懂不懂？”尼诺反驳说，“反正这件事你没理！”

尼可拉却认为他这样做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尼诺伤害了他这个泥瓦匠的荣誉。

“你知道他怎么说我吗？”他对毛毛说。“他说我连墙都垒不直，因为我日夜喝酒。甚至还说，我的曾祖父可能就是一个酒鬼，说不定比萨斜塔<sup>①</sup>就是他参加建造的呢！”

“尼可拉，”尼诺回答说，“那只是一个玩笑！”

“好一个玩笑！”尼可拉吼道，“听了这样的话我可笑不出来。”

然而，开这个玩笑也是有原因的，那只是尼诺对尼可拉的另一个玩笑的一种报复。就是说，有一天早晨，尼诺的门上出现了一行鲜红的字：“什么都不管，才能当老板！”尼诺觉得这句话也不可笑。

到底谁的玩笑更好些呢？他们又一本正经地争吵了半天，又吵了个面红耳赤。突然他们都住口了。

毛毛睁大眼睛看着他们，他俩谁也不敢正视她的目光。

---

<sup>①</sup>意大利中部西海岸一城市比萨市内有一斜塔，高54.5米，塔顶垂直线距塔基6米。